

冷暖人间

母亲与她的驴

■ 叶美

有一年春天，大概是我还没有上小学前，爷爷突然说自己不种地了，他来家里说要把驴卖给父亲。我记得正好白马死了，春耕在即，父亲确实需要一头牲口。

这头驴就这样来到家里，按照标准来算，它是高个，骨节宽大，土灰色，虽然小腿细长，但整体颇有阳刚之气。唯一的不足就是左眼是瞎的，向外鼓着，里面混沌一片。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一点，和其他驴比起来，他有点沉默，在路上见到同类时，不会发疯地冲过去，顶多叫两声，只要一拉缰绳，它就老实了。

从一开始母亲的高兴就大过父亲，她觉得养驴比养马好，马太高大，暴虐，女人驾驭不了。驴不一样，驴性格温顺，因为个头的关系气势也不压人。母亲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从厨房拎出一桶水，站在旁边，看着它一口口喝下去，然后她给它拌燕麦，之后才进屋做飯。

我记得大概就是从那年开始，每到春耕和秋收的时候，父亲也开始忙了起来，谁也不知道他具体在忙些什么。他总是深更半夜回来，早晨起床就走，可是他不是一个有工作的人，和小镇上大多数男人一样，他是个农民，天知道为什么不着家。母亲对邻居说，一边落下泪来，因为即使忙得不可开交，他也照样出门，严格遵循自己的时间表。

母亲只好一个人赶驴下地干活，她能发出几种不同的命令，yu, wo, kao，意思是左转，右转，停下。她会故意把声音放粗，让气息完全震动胸腔，显得更有气势些。似乎不这样驴会质疑她的权威。但其实驴的耳朵能分辨几个简单的发音，我想大概不会在乎男女。

母亲变得越来越沉默了，但她从未失掉照料驴的耐心。此后的十多年间，每到农忙时，在父亲故意喝醉并把自己喝倒的日子里，我总是在早晨上学前看见母亲，她的脸阴沉着，她的手指飞快地忙活着，熟练地套鞍，那只驴温顺，低着头，像教堂一样静默地站立着，在她们之间有种默契。现在想来就是这默契一次次阻止了母亲伤心的时候从生活里掉下去。

这样的生活直到有一天父亲的去世突然中止。之后我去了南方读书，母亲不种地了，她把地包了出去，那头驴突然变得无用了，当我寒假放假回家，它很明显地显出了老态，走路像个瘸子贴脚，母亲对它照顾备至，白天她把大门锁好，让它在院子里自由走动，晚上温度低，她怕它冷，把它牵放在仓房里。我想在我不在家的日子里，孤独寂寞的母亲就是这样每天一日三餐地喂它，准备草料，以此来度过时间的吧。

可是有一天母亲说有事要出门，临走时她告诉我，有人会来，给我钱就让他把驴牵走。我愕然，之前并没有听过她要卖驴，她竟一次也没和我提过，从母亲脸上我也看不出伤心或不舍，我也没有提出异议。后来当那个驴贩子把四百块钱放在我手上时，窗外他的同伙正牵着它向大门走去，我一直盯着它，呆立着，看见它这座静默的教堂一点点地从我眼前消失。

小小说

查岗

■ 一叶

小程很爱打麻将，只要有空，他便去楼下的棋牌室“战斗”到三更半夜。由于久坐不动，时间一长，他的大肚腩日渐突起，血压也直线上升。妻子娟子很担心他的健康，便好言相劝，总不见其效，小程虽口头应承娟子不打麻将，可背地里总偷偷摸摸地去棋牌室。娟子真生气了：“好，你不爱惜身体，就随心所欲地打吧。我眼不见为净，回家去。”小程慌了神，赶忙抢下娟子的包，赔着笑脸：“好，好，我不打还不行？我每天下班就老老实实呆在家里，哪也不去了。”

娟子见丈夫很有诚意，于是留了下来。第二天，娟子还特意买了一台跑步机让他在家锻炼身体。不久，娟子要到外地出差，她很担心丈夫“老毛病”再犯，丈夫却拍拍胸脯保证：“你就放心地出去出差吧。我坚决不去打麻将，坚持每天在家跑步。”

可是娟子前脚刚走，小程后脚便像抹了油，风一样的又跑去打麻将了。四圈刚过，娟子打来电话：“喂！在哪？”小程一个激灵，赶紧示意麻友不要出声，说老婆查岗来了。然后他故意喘着气说：“我啊！在家跑步呢！”娟子又问：“真的在跑步？那这样吧，书桌左边第一个抽屉里有一把卷尺，你拿卷尺量一下，跑步机长多少？宽多少？”小程万没料到老婆会使出这招，一分钟，他故作聪明地答：“长2米2，宽50厘米。”娟子气呼呼地答：“抽屉里根本没有卷尺，家里的卷尺和长短尺子全被我带来了，你是怎么量的？分明是撒谎，说，是不是又打麻将了？”

名家翰墨

榴莲的记忆

■ 红笛

我对于榴莲是情有独钟，就是喜欢它那种独特的味道，还有那种绵蜜的口感，闻着不香，有点像中医里的一味中药，有这种味道的地方，行人是要侧身掩鼻而过的。闻着臭，吃在嘴里却香，我喜欢的就是它那种怪异的味道，譬如我们常吃的臭豆腐。榴莲喜欢热带，譬如东南亚的马来西亚、泰国，新加坡、印尼、越南，都是榴莲盛产的地方。说是品质好的首推马来西亚，泰国次之，新加坡又次之。

海口有榴莲卖，超市、水果市场里都有，也有挑着担子在街上卖的。论个卖的，剖开来卖的，用保鲜薄膜包好，按果实的大小优劣论价。榴莲和菠萝蜜一样，分干包湿包两种，干包脆，湿包粘，各有各的味道，端的看你的口味喜好了。现在海口市面上的榴莲都卖到十五六块一斤了，一枚榴莲称下来，总有五六斤重。我吃榴莲，喜欢买那些剖开后卖的，免去了挑选的麻烦，看着也货真价实。我喜欢吃干包，能一口气吃饱。榴莲热量大，营养价值也高，这些书上都洋洋洒洒的说得很明白。东南亚国家的很多地方，老百姓是会把榴莲当主食的，不吃饭，吃榴莲就可以了。

第一次吃榴莲是在新加坡，也是第一次出国。耳濡目染总是有些新鲜的事。先说说一两件：首次出

去，公家免费做一套西服，还有一条领带，金利来领带。在新加坡，我们是以文会友，交流写作，来来去去总是西装革履。那时西装还不太有人穿，来来去去穿着也觉得一身精神。不像现在，户外工作的人都穿着西服在爬脚手架。不由觉得，一种服装，能穿到老少咸宜的地步，就只是能够体面，丝毫没有美感可言了。

穿着西装走动，见当地人总是以异样的眼光看我们，神态有些闪烁，我心里也觉得奇怪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位来自海南访问过的作家请吃饭，他开车来接，在宾馆的大堂里等，见我们这么一身行头鱼贯着从电梯里出来，登时睁圆了眼睛，说怎么穿成这样啊，不要穿成这样的不要穿成这样的。然后解释了半天，我们才明白过来。一个新加坡，往大里说是举国上下，往小里说是弹丸之地，触目所及，就我们这几位国际友人穿着西装来来去去的引人注目。后来我才发现，日常里除了我们，见得着也穿西装的，就是酒店里把门的。新加坡酒店把门的多是印度人，个个身材高大威猛，皮肤黝黑，胡须遮面，白帕蒙头，西装套在他们身上，真的凭添不少帅气。

还有一件事，值得一说。同行中有一位来自北方的同行，一次吃完晚饭，有华人作家请去唱歌，新加坡的卡拉ok大致和我们的相同，在公共的歌厅里唱，大家边喝茶边唱

歌，点了歌，轮到谁谁上去。什么唱法的都有，唱什么的都有。新加坡华人多，大家唱的也是国语，气氛融洽，没有在意异国他乡的感觉。

在新加坡印象最深的还是吃榴莲。新加坡的夜市热闹，有美食夜市，有衣服夜市，有卖新加坡各种特产的夜市，也有专门卖榴莲的夜市。在靠近唐人区牛车水的旁边，偌长的一条街，都是卖榴莲的，各地的榴莲都有，品种多，价钱也便宜。一个五六斤重的榴莲，六块坡币便能买到最好的。

新加坡人喜欢吃榴莲，流连夜市的人也多，都是现买现剥现吃，街道两边有成排的桌椅，都坐满了吃榴莲的人。新加坡人也把榴莲当做宵夜来吃。我们也是跟着一起热闹，当仁不让地美餐一顿了。都说新加坡禁烟严格，逗留期间，以我的经验，并没有因为吸烟感到太大的不便，在露天可以吸烟，酒店有可以吸烟的地方，酒店房间也有专共吸烟客人住的房间。咖啡厅，餐厅厅，只要桌上有烟灰缸，便表示可以吸烟；没有，就不能吸了，不然，会被罚得很重的。但除了在专卖榴莲的地方和家里，其他公共场所是绝对禁止吃榴莲的，原因当然是因为它的味道。

我们常去夜市吃榴莲。一次，吃饱了，还剩一些，便打了包。到了酒店，门卫不让带进去，我们说是带回房间吃，门卫说是房间吃也不

行。怎么办呢，门卫想了半天，然后用了个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手势，往远处示意，说，你们到那边去吃完再回来吧。酒店坐落在郊区，前面不远处是一片长满灌木的荒地，再远便是一个叫什么山庄的公墓。不会是我们到那种地方去吃吧。想来想去，最后还是把榴莲交给门卫处理了事。

回国之前，新加坡诗人垂仰请客，问想吃什么，我说，吃榴莲吧。垂仰开着他的沙滩色的老奔驰车，买回了一大袋榴莲，那天，从早到晚作客他家，吃的只是榴莲。觉得那天我是把这辈子要吃的榴莲全吃完了。

海口街头，卖榴莲的仍然不少，有好的，偶尔也会过过嘴瘾，但对我来说，已是曾经沧海难为水，有些绚烂之后的平淡了。

吃过那么多榴莲，就是没有吃过海南的榴莲。海南到底产不产榴莲呢，问过很多人，有的说没有，有的说有。说在海南热带亚热带分界岭以南，种有榴莲的，但产量不高，个小，果实也不丰满。问卖榴莲的，都说没有卖过海南榴莲。

海南很多地方气候与东南亚各国相近，应该是可以种植和收获榴莲的啊。在电脑百度了一下，见《海南日报》记载：三门坡镇种植的榴莲已有收获，并刊出解剖后榴莲果实图片。看后心里暗喜，要是真的种植成功并普及开来，对于喜欢吃榴莲的人来说，还真是个好消息呢。

草木芳华



■ 卫凤霞

傍晚的余晖里，行走在弯弯曲曲的小径上。湛蓝的天空，云朵在不停地变换着形状和色彩。空气里暖洋洋的，并不灼热，这种感觉很好。路边的树叶闪闪发光，充满着生机。这真是一个异常美丽的傍晚。

海南岛最美的是夕阳，我喜欢在夕阳的映照下散步。当我静静地独自行走时，仿佛与这蓝天、云朵，还有路边众多的花草树木成为一体。我听到了风与树叶的窃窃私语，甚至感受到了树木厚重的呼吸。一只鸟儿从眼前掠过，在我前方的小径上停下来，一边蹦蹦跳跳地觅食，一边不时地回过头来看看我。这时，我看到了一片落叶，金色与红色相间，在大片的郁郁葱葱的绿叶里，她是那么的醒目。这是夏季的一片落叶，她的茎秆折断了，奇怪的是，她并没有枯萎，近看这片落叶，还可以看到清晰的叶脉、完美的形状与靓丽的色彩，她甚至还洋溢着整棵树与夏季的热情与活力。我从这片落叶的身上看到了整棵树。可她就这么安静地死了，死的如此简单，如此从容。

就是这片落叶，她曾经在日出之前，悄无声息，很是矜持地等待着迎接曙光的洗礼。当太阳穿透厚厚的云层时，她轻轻抖落了身上晶莹剔透的露水，霎那间，美丽的身躯沾满了光辉。如果有风吹过，她立刻以妙曼的姿态，迎风起舞，散发出一种独有的韵味与热情。风是她的方向，她是风的使者，而她的灵魂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支撑她的大树。当太阳高高地悬挂在人们的头顶时，她与众多的叶子连成一片，洒下浓浓的凉意。

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在这个傍晚，就是这片叶子，她突然间就凋零了，在一片生机盎然中独自告别。而她告别的方式，竟然是以最灿烂的色彩和最优雅的姿态，留给这个世界一个美丽的背影。当更猛烈的风把她从树木身边带走，带到了我走的这条小径上，她坦然地随风而去，而她美丽的灵魂依然回荡在风中。我在想，她一定会以另一种姿态复活，在树的梦里，在风的记忆里。她将重新回到树的根部，扎根、发芽、抽出新绿，安静地等待着更深刻的存在。

自然界植物的死亡竟然是如此从容，来如一阵清风，死得也如此勇敢，如此安静，如此美丽，没有任何依恋和痛苦。即使凋零，也要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，这就是树叶对树的深情吧！

突然间想到了母亲，她也是在这样一个夏日里离开的，母亲离开我已经多年。她没有那片落叶那么幸运，她受尽了疾病的折磨，无效治疗的苦痛，以及面对亲人们绝望的期待与恐惧。就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她也没有得到片刻的安宁，她是睁着眼睛离开这个世界的。她曾经请求我们，用一种她想要的方式让她安静地离去。她说那些话的时候，语气是平静的，没有一丝恐惧。现在想来，如果她能在我们的祈祷与祝福中，亦如那片美丽的落叶一样，从容、简单、面带微笑、安静地离去该有多好啊！

在这个纷扰的世界上，世间万物都在生存、死亡、存在、消失的轮回中。我们每一天终结时，都会经历每一天的死亡，可见死亡并不都是悲伤、孤寂与分离，死亡是整个生命的一部分。死亡就在唇齿和呼吸之间，与我们息息相伴。

当我再一次回望那片美丽多彩的落叶时，感觉死亡是另一种存在，其中蕴含着与这个现实的世界极度辽远的链接与轮回。

诗路花语

原始的信任协会

■ 臧棣

风暴过后，凡好的那一面不妨交由小小的海鸥来协调。沙滩必须足够美丽，这样，涌动的海浪才不会急于一个教训。没什么好比较的，就好像你最常用的底片是大海的影子。没有人知道沙子信任的是什么。沙子比我们拥有过的最深的信任还原始。而你仿佛并不急于回到原始——无论我们的肉体里承受的黑暗如何暧昧，至少我们留在沙子上的脚印是可愛的。且没有例外。

中秋

■ 陈海金

谁激活一个节日
神话闪烁浩瀚的夜空
秋风跋涉而来
桂香是唯一的行囊
生活将父老乡亲的肌肤
烘焙出一片古铜的色泽
伍仁 豆沙 莲蓉 叉烧
仿如一声声散落的乡音
瞬间融入古老的村落
明月亮起千古的命题
回家的履痕
书写着乡情的诗行
信仰 习俗 团圆
注释优良的传统
赏菊 品酒 拜月
感恩悠悠的岁月
祭品在桌 欢声盈怀
思念的人在天涯
以乡愁勾兑千里的月光

乡愁

■ 余正斌

故乡，像是一阵风
轻轻地涌上我的心头
拂过我的全身，然后
进入我灵魂的深处
一阵风之后，仿佛
又下起了一阵雨
大雨滂沱，乡愁凹成
一条流向家的河流

和时间赛跑
跟星星比赛
故乡弥漫的色调
像似一个揪心的眼神
在岁月的纵深
穿过厚厚的玻璃层
落在我的心扉上
暗藏在血液里的躁动
遗留下了我灵魂的阵痛
和思想的硬伤

海螺姑娘

■ 肖枚

那一年
正值春天
仙人掌花含苞待放
蝴蝶感觉有些迷茫
风不同寻常

那一年的夏天
海风一直在沙滩上徜徉
沙滩上的彩色贝壳
是海螺姑娘出嫁前
换的旧装

秋天的风儿依然
带着夏季的热浪
冲向海边的木麻黄
蝴蝶停在吊床上
迷迷糊糊摇摇晃晃

四季的海南
沐浴着永远的阳光
海螺姑娘的沙滩
快乐地歌唱
风中依然
有花的馨香

